

Baek, J. (2004). The sublime and the Azuma House by Tadao Ando. *Architectural Search Quarterly*, 8(2), 149-157.

文章架構

- 前言
- Spatial emptiness and the perceptual dialectic between contradictions
- The empty, infinite and autonomous space of God
- Boullée, Kant and Lyotard
- Emptiness and the subject
- The sublime and shintai
- Nishida and a Japanese theory of the sublime
- Emptiness as the self-negation of infinity and eternity
- Infinity and eternity as the depth of the self

前言

本篇研究探討安藤忠雄(Tadao Ando)的建築中所呈現的崇高(sublime)特質。在本篇所選案例中(Azuma House、Light Church)安藤忠雄建築中的特殊性在於，根據一般的空間議題來處理住家和宗教建築，挑戰傳統世俗和神性之間的對立觀點。並與 E.-L. Boullée的兩棟作品(Metropolitan Basilica、Newton`s Cenotaph)作比較，突顯西方哲學與東方哲學的差異性。

Spatial emptiness and the perceptual dialectic between contradictions

- 安藤的建築根著於日本茶室的空間特性。人的沉思與靜謐，在茶室空間中黑暗與光明的交互影響下，激發出無限的心靈感受。
 - 矛盾對比所激發的崇高美感：花－花的凋謝幻化成我們對美的即刻記憶。
 - 安藤在嚴謹的幾何形體中引薦自然的元素(光線、風、雨水)，元素對比變化所結合的效果產生了建築的表現性，激發了人們對空間的精神感受，讓我們在瞬間發現了永恆。
- 對短暫與永恆的辨證：花的隱喻－「在瞬間當中永恆驚鴻一瞥」
 - 永恆和短暫的聯結在於它們彼此間絕對的矛盾性。
 - 自然現象中短暫和有限的現象，能夠激發無限和永恆的感覺，使得人們感受到崇高的美感。
 - 光之教堂：一道明亮的光線，深深地穿過黑暗的寂靜，喚醒了對崇高的感覺。

The empty, infinite and autonomous space of God

- Boullée 的 Metropolitan Basilica 空間藉由巨大的、宏偉的、令人驚嘆的方式，表現出空間的尺度，使人產生一種崇高的美感；Newton`s Cenotaph 一方面表現出抽象的光線，一方面表現出抽象的黑暗，用對比的方式凸顯出全能的神性與無能的人性的差異性，而人藉由巨大的尺度來做抵抗。
- 安藤反對使用巨大的空間去表現出崇高的美感，堅持用一個抽象的空的空間，在自然元素(光線、風、雨水)的變化下，去達到崇高美的感受。